

国学经典导读

韩非子

张觉等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国学经典导读

韩非子

张觉等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 / 张觉等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1

(国学经典导读)

ISBN 978-7-5078-3333-1

I. ①韩… II. ①张… III. ①法家②韩非子—研究

IV. ①B22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3022号

韩非子

著 者	张 觉 等
责任编辑	何宗思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1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33-1 / G · 1354
定 价	45.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一、小引	3
二、《韩非子》概况	4
(一)《韩非子》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	4
(二)《韩非子》的编定及其书名	7
(三)《韩非子》的流传及其版本	9
(四)《韩非子》各篇梗概	12
(五)《韩非子》的子书特质	17
三、《韩非子》是一部政治学巨著	21
(一)韩非的基本观念	21
(二)韩非的法治思想	23
(三)韩非的术治理论	30
(四)韩非的势治学说	50
(五)韩非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历史作用	53
四、《韩非子》注本的阅读	58
(一)参考注解之必要	58
(二)通行注释本简介	63

(三) 阅读注解的原则	66
(四) 怎样阅读文言注	68
五、《韩非子》疑难的破解方法	80
(一) 借助字形分析	82
(二) 注意字形变异	85
(三) 辨别字形讹误	87
(四) 明察通假音讹	90
(五) 审度古义古语	95
(六) 熟悉本书用词	98
(七) 利用语法规律	100
(八) 留神修辞章法	104
(九) 参考校勘异文	108
(十) 顾及体裁用韵	110
(十一) 查考习俗制度	112
(十二) 贯通上下文意	114
(十三) 联系韩非思想	116
(十四) 当心句读错误	119

《韩非子》注析

例言	125
解老(节录)	127
大体	140
主道	147
有度(节录)	158
二柄	173

孤愤	182
说难	196
奸劫弑臣	208
五蠹	233
显学	269
后记	291

导 言

一、小引

读任何一部书，都应该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较顺利地登堂入室，窥其堂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读一般典籍如此，读《韩非子》也同样如此。

首先，我们应该知人论世，知道它产生于什么时代，其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便我们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它。所以，我在第二节一开始就对此作了介绍。

其次，我们应该了解该书的文本情况，知道它是由谁编定的，有哪些版本流传于世，在流传过程中是否有散佚或混杂掺假的情况发生，我们现在应该找哪些版本来阅读，以便我们清醒地使用它。由于《韩非子》是一部古书，对于现代的一般读者来说，必须依靠注释才能读懂它，所以，我除了在第二节介绍了一些善本，还特地写了第四节，以便读者更好地利用现代流行的各种注本。

再次，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该书的大体内容与性质，以便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它。由于《韩非子》是一部子书，其内容主要是宣扬作者的观点和主张，而韩非的思想又是十分丰富的，所以，我在第二节介绍了书中各篇的大致内容以及该书的性质后，又写了第三节，以便读者能在总体把握韩非思想的基础上更好地阅读本书选注的代表作。

当然，阅读国学原典，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还是正确地理解原文。这除了参考前人的注解外，还应该具有排除阅读障碍、破解疑难词语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盲从前人的注解，才能不被前人的误解所误，真正掌握原典的真谛。所以，我又写了第五节，以便读者能大致掌握解决阅读疑难时所应采取的一般方法。我想，这些内容不但对阅读《韩非子》有用，而且对阅读其他国学原典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二、《韩非子》概况

(一)《韩非子》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

读书，首先得“知人论世”。就是说，要了解该书的作者以及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见《孟子·万章下》）“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见《孟子·万章上》）这的确是我们读书时应取的态度。

无论什么著作，都是作者思想的结晶；而作者的思想，又必然是一定的时代及其环境的产物。所以，不了解该书的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就不能真正透彻地读通它，或者说，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特别像《韩非子》这部书，由于作者是一个十分关心现实的理论家，他特别讲究“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见《韩非子·五蠹》），所以该书与当时的现实联系特别密切。我们只有先了解了作者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世之事”），才能合理地评判他针对当时的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措施（“备”）。

《韩非子》的作者韩非，《史记》中有他的传记，可见他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史记》虽然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但没有记载他的生年。现在一般的学者都信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考证，认为他生于公元前280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可取，因为据我考证，《韩非子》中的《定法》篇作于公元前266年（见《韩非子全译》），而该篇文字的

老练，根本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所撰。所以，还是陈千钧《韩非新传》中的说法较为合理。陈千钧认为，根据《韩非子·问田》关于堂谿公与韩非谈论的记载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关于堂谿公与韩昭侯（公元前358年至前333年在位）对答的记载来推测，堂谿公与韩昭侯同时，但那时他可能只有二三十岁，等他与韩非谈论时已九十多岁，那时韩非可能已二十多岁。这样算下来，韩非被杀时（前233）可能已六十多岁，也就是说，韩非约生于韩釐王元年（前295）。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宗族公子，所以以韩为氏。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将国都从阳翟（在今河南省禹州市）迁往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市），据此，则韩非当出生在新郑。

韩非的祖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在七国之中是最弱小的，所以经常受到他国的侵扰而濒于危亡，加上当时韩国的君主极其昏庸，这使热爱祖国的韩非非常悲愤。他虽然天生口吃，不善言谈，却很有文才，所以在青年时代就多次向国君上书劝谏，希望韩王能修明法制，求人任贤，奖励耕战，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可惜其意见都没有被采纳。对于韩王听信虚言浮说，尊重儒侠，放任工商牟利买官，以致法度混乱，禁令不行，廉直忠正的法术之士受制于枉法邪恶的奸臣，韩非十分愤慨。于是，他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写成了《孤愤》、《五蠹》、《说难》等篇，共约十多万字，将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满腔愤懑化成了经久千古的光辉篇章。

韩非与李斯曾同学于荀况。他的思想如此丰富深刻，文章如此富有文采，恐怕与荀子的教育分不开。据《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与《李斯列传》推断，李斯就学于荀卿当在公元前255年荀卿入楚为兰陵令之后至公元前247年李斯入秦之前，则韩非就学于荀况也当在此时。这时，他已有四十多岁了，政治上已相当成熟，《孤愤》、《五

蠹》这两篇著名的文章，可能即成稿于他求学之时，所以他的同学李斯对《孤愤》、《五蠹》非常熟悉，读后自愧不如。

韩非在荀子那里学了帝王之术，仍然回国报效朝廷，但还是一直不被桓惠王任用。直到韩王安即位后，韩非才得到重视。公元前237年，秦始皇派李斯攻取韩国，韩王曾与韩非研究削弱秦国的策略。

公元前234年，秦始皇见到《孤愤》、《五蠹》等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深有感慨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始皇因此而猛攻韩国。韩王安急得走投无路，只得让韩非到秦国去。韩非一到秦国，就上书秦始皇，竭力主张保存韩国。李斯、姚贾等乘机陷害他，说他“终为韩，不为秦”，建议秦王“以过法诛之”（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于是韩非被打入大牢。公元前233年，李斯派人送去毒药，令他自杀。他申诉无门，被迫自尽于云阳（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狱中。

由此可见，韩非实是一个爱国者，有人见到《韩非子·初见秦》中有“亡韩”一语，就认为韩非是个叛国贼，那实在是一种误解。当然，从历史的高度看，韩非就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了，而更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理论家，是集先秦诸子特别是法家学说大成的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受到了秦始皇的赞赏，直接促成了秦始皇的反儒意识与君主专制主义的策略，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把中国的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主宰了中国整个君主制时代的意识形态。

《韩非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虽然已毫无异议，但对其思想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些人不是历史地去看待它，而是站在后代的某种立场上去评判它，这样就难免会觉得它太刻薄，甚至会说它“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

诚然，《韩非子》不只是韩非的个人创造，而更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时代造成了韩非的思想，韩非的思想经过了韩非的加工表述，才变成了《韩非子》。

韩非生活的时代，各国互相侵夺，弱肉强食成了社会公则，以往的道德准则被破坏无遗，无论是国内君臣之间，还是各国诸侯之间，完全受制于一种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强权政治。在你死我活、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君主只有使用种种权术，才能稳操胜券，南面独裁，保持自己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韩非才崇尚实力，极力鼓吹强权政治，主张君主富国强兵，对外以力服人，对内依靠法术来控制臣民，乃至不惜使用种种阴谋权术来对付奸邪之臣。

总之，韩非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在理论界的投影而已。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领会韩非的思想，才能深刻理解《韩非子》书中所提出的种种道破人情世故、切合时世症结的统治手段，而不会再对韩非发出种种不切实际的指责。

（二）《韩非子》的编定及其书名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这说明韩非的书在他公元前 234 年出使秦国前就已经在流传了。但是，秦王所看到的“书”，其实只是单篇的文章。因为从现存的《韩非子》来看，其中的《存韩》应该是韩非在前 234 年出使秦国后向秦王的上书，因此，《韩非子》不可能在韩非出使秦国前就编定了。

那么《韩非子》是谁编定成集的呢？过去有人认为是韩非的弟子编成的（见《四库全书提要》），但现代的学者大都认为是刘向编定的。这些说法其实都有问题。

从现存的《韩非子》来看，其《存韩》篇中保存着李斯的驳议与李斯向韩王的上书，如果是韩非的弟子所编，怎么会把别人批驳老师的文章以及这种类似历史档案性质的文字编入呢？

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还说韩非的书“学者多有”。这十馀万言，与现在流传的《韩非子》五十五篇的字数相合。如果当时《韩非子》一书还未编定，就不会有十馀万言。所以，《韩非子》一书应该在汉武帝之前就已编成了，而不可能等到汉成帝河平三年（前 26）刘向校书时才将它编定。而且，刘向还编定了《战国策》，他总不至于糊涂得把一篇文章一会儿当作《初见秦》编入《韩子》，一会儿又当作“张仪说秦王”编入《战国策》吧！所以，《韩子》不可能是刘向编定的。

我认为，《韩非子》应该是秦灭韩后至李斯被杀前（即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08 年）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的。

秦始皇因为欣赏韩非的文章而攻韩，可以想见，秦王政十七年（前 230）灭韩后，韩非的文章一定都被秦国朝廷内主管图书的御史所收取，这种主管图书档案的人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去整理編集《韩非子》，当然就把档案中发现的《初见秦》、《存韩》等上秦王的书编排在开头。

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汉朝流行的《韩非子》称《韩子》，分五十五篇。到了宋朝，由于学者们尊称唐代的韩愈为“韩子”，为了避免混淆，有些人就将《韩子》改称为《韩非子》，像南宋乾道时黄三八郎所刊印的本子就题为《韩非子》。从此以后，或称《韩子》，或称《韩非子》，就没有定准了。到了现代，则大多称《韩非子》，但也有称《韩子》的，如尹桐阳的《韩子新释》、梁启雄的《韩子浅解》。

（三）《韩非子》的流传及其版本

读《韩非子》，只了解其编定与书名当然还不够，我们还应该了解该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版本的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读现代的书往往要考虑到它是否经过作者的修订或再版。读古书，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因为古书流传几千年，在编集、校订、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有意无意地与原著相偏离的情况：编集的人可能作了某种不适当的删削，或者误将其他人的作品编入了；抄写、翻刻、校订的人可能有疏忽与臆改；收藏的人可能因为保管不慎而造成了错简和脱页；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不对该书的流传及其真伪情况作一些了解的话，就往往会以误为正、以伪为真，这样，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看法。所以，我们在读《韩非子》之前，还应该了解一下它的流传过程，了解一下有哪些版本，现存的本子中是否有伪作。

《汉书·艺文志》在法家类著录《韩子》五十五篇。由于汉代以后书籍制度发生了变化，帛、纸作材料的卷子渐渐取代了竹简、木简作材料的编策，《韩子》大概也在魏晋以后被抄上了卷子，所以南北朝以后关于《韩子》的记录都称“二十卷”。现存的《韩非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其每卷所包含的篇目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分为二十卷；各种版本虽然文字不尽相同，但也大都包含了五十五篇的内容。所以，现在流传的《韩非子》，基本上承袭了秦汉时分篇、南北朝时分卷的格局。

说起善本，人们往往推崇战国、秦、汉时的竹简、帛书，以及六朝写本或唐宋刻本，但《韩非子》却没有这么幸运。虽然在清朝嘉庆年间还有宋刻本《韩非子》传世，但不久就失传了。幸好当时有些学者影抄、翻刻了这种宋版《韩非子》，我们才得以窥见宋刻《韩非

子》的面貌。

这种宋刻本习称“乾道本”，该本在序文后题署“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可知它刊印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农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宋刻本在清代曾为李奕畴（字书年）所藏，后来亡佚了，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影抄本或翻刻本。

现存最珍贵的影抄本是张敦仁（字古馥）在乙丑年（1805）借到李书年藏本后叫人影抄的，该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另外，清初钱曾（字遵王）述古堂也影抄过乾道本《韩非子》，但与李书年藏本的缺页不同。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后来购得该本后，设法从张古馥处借到了李书年所藏的原印本，进行了精心的比勘，并将其不同之处用朱笔写在述古堂影抄本上，很好地保存了李书年所藏宋本的面貌，所以也很珍贵。该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初编时曾将它收入而于1922年影印出版，但由于影印时未套色，所以还不能完全重现黄校本的原貌，所以《四部丛刊》本《韩非子》虽然容易见到，却不足珍贵。

此外，吴鼐（字山尊）也在嘉庆丙子年（1816）借到李书年的藏本，叫人影抄了一部，并在丁丑年（1817）付梓，由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蓑）负责校刊，于戊寅年（嘉庆二十三年，1818）五月刻成。由于吴鼐将它题名为《乾道本韩非子廿卷》，所以现在也习称“乾道本”，实际上应该称为“吴鼐本”或“吴氏仿宋本”才名副其实。该本末附有顾广圻的《韩非子识误》三卷，宋刻本中一些明显的错误也都被改正了（可能是顾广圻校改的）。不过，吴鼐本毕竟保留了宋本的基本面貌，而且经过享有盛誉的校讎大家顾广圻的校勘，所以该本一问世，便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善本，后来翻刻者不少。但是，翻刻本往往增加了不少错误，像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所刻的《二十二子全书》本就是这样，所以不值得利用。遗憾的是，从清代

的王先慎开始，直到现代的一些《韩非子》校释者，往往将这种翻刻过的吴鼐本当作“乾道本”来使用，以致以讹传讹，误人不浅。

除了宋刻本的影印本与仿刻本外，《韩非子》的重要版本还有如下四种：明代正统十年（1445）所刻《道藏》中的《韩非子》，嘉靖戊午（1558）张鼎文校刻的《韩非子》，万历六年（1578）门无子订正、陈深刊刻的《韩子迂评》，明万历十年（1582）赵用贤校刻的《韩非子》（习称“管韩合刻本”）。

当然，明、清以来还有很多版本，但多源自上述各种版本，所以不足珍贵。对于校订《韩非子》的研究者来说，上述七种善本都是必须认真加以校勘的，否则，其校订成果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就不值得花费很多精力去查阅这些善本了，而可以去利用各种流行的注释本。为此，我们专门写了第四节，请参阅。

现在我们还要搞清楚的是，这些善本以及现在流行的注本，其原文是否是韩非的原著。

胡适认为：“《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此外如《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虽是司马迁所举的篇名，但是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我们所定这几篇，大都以学说内容为根据。”（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其实，史籍的记载靠不住，《韩非子》也靠不住，我们又从哪里去了解韩非的“学说内容”呢？所以，所谓“以学说内容为根据”来判断其真伪，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主观臆测。

我认为，《韩非子》应该是秦灭韩后至李斯被杀前（即公元前230年至前208年）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的（见上文）。李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已为廷尉，后又为丞相（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由于李斯身居要职，御史们为了奉承他，所以把他驳斥韩非的东西甚